

■编者按：在雨花台功德园，长眠着很多科学家、艺术家、老革命家和各领域的专家，他们的名字也许您并不熟悉；天文、土壤、古生物、化工、物理、水利、航天、音乐、绘画……他们工作的领域对我们来说似乎有些陌生。但就是这样一群人，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《发现》周刊联合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“人物”，为您介绍这些风云人物的传奇故事。



胡今叶（1928—2013）：浙江永康人。国家一级美术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事。1948年考入华东军政大学，学习油画，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美术创作组，创作了大量军旅生活、军事题材的作品，代表作品有：《刺刀杀出威风来》《渡口》《练》《鲁迅》《百万雄师过大江》《淮海支前大军》《孔子》等。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。2013年5月3日去世，安葬在雨花台功德园之功勋园。

# “我有一个‘石光荣’那样的爸爸！”

## ——胡宁娜深情追忆父亲胡今叶

“爸爸去世以后，家里和干休所的邻居们都没有人相信他走了。因为他一直保持昂首挺胸，充满力量地活着，他的人生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。”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胡宁娜面对记者，这样回忆着父亲胡今叶。

胡今叶最后25年的人生岁月一直被不断加重的冠心病、心梗所困扰，他承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心脏，但却固执地拒绝做任何心脏支架手术。在这25年时间中，胡宁娜总是不停地被紧急叫到医院为突然病倒的父亲签署各种“病危通知书”，签到最后已经近乎麻木，她坚信父亲每一次都能“闯关”成功，但没有想到2013年5月的一天，她最后一次签署“病危通知书”之后，父亲真的离开了。刚刚过去的5月3日，是胡今叶去世整整两周年的祭日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



胡宁娜偕儿子给父亲扫墓、行军礼

### 和陈其、赵光涛并称南京军区美术组的三驾马车

1928年，胡今叶出生在浙江永康一个富庶人家。作为家里的长子长孙，他从小被寄予厚望。尽管家庭环境优越，但不幸的是，他五岁丧母，这样的遭遇也让他养成了勤俭、独立的性格。他深知身上的重担，非常守规矩，但是内心也有自我的世界。他天性聪慧、好胜心强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城里的高中，自强不息。因为四舅是当地一所乡村学校的校长，胡今叶走上艺术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。

1948年7月，胡今叶考入华东军政大学，成为预科八团十二中队的学员，1950年5月，成为华东军政大学本科文艺系美术队学员。1951年7月，担任三野政治部文艺干部训练班辅导员。1957年，胡今叶调入南京军区从事美术创作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作为南京军区美术工作组的一名画师，胡今叶和陈其、赵光涛并称为南京军区美术组的三驾马车。作为军旅艺术家，胡今叶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部队的军事美术创作事业，创作了《练》《鲁迅》《刺刀杀出威风来》《渡口》《鱼水情》《百万雄师过大江》《淮海支前大军》等一批艺术佳作，在全军内外都有极大久远的影响力。军旅题材的主题创作要求严谨、坚持主旋律，只有内心非常沉静的画家才能创作出符合军队要求的主题作品，而胡今叶就是这样一名内心沉静、一丝不苟、低调沉稳、功底扎实、严谨创作的标准军旅画家。

### 不办画展，不出画册

1988年，胡今叶离休之后，完全过上了另一种生活。除了干休所



胡今叶青年时期留影

每月的和“八一”建军节庆祝展示墙报，是他负责的艺术创作阵地之外，其他事情他一概不问，不出画册，也不办画展。平时如果有画展或者画廊上门来邀画，胡今叶绝不提笔，他宁愿将时间拿来种花养鸟读闲书，同老朋友互通信件，也无兴致作画去卖，用他的话说：“我画画，组织上已经发工资给我了，不能再拿画去换钱。”

胡今叶70岁那年，胡宁娜作为从事同样行当的女儿，想为父亲出一本画册，但是却被胡今叶以各种理由拖延再拖延并拒绝了，他丝毫不想利用女儿的平台和影响力，说：“画册我要做，但是要慢慢来。”一贯完美主义的胡今叶把时间无限延后，却没想到生命是有限的。直到胡今叶病重期间，胡宁娜才抢救性地出版了父亲的四五幅作品，将作品印成单页印刷品，这也是胡今叶唯一流传于世的印刷品。

“我爸爸有他做事情的原则，现在想来，爸爸不出画册、不办画展，这事情还挺有范儿的。他的一生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痛快地活着。可谓我行我素到了极致！”胡宁娜略有惋惜地表示。

### 引领女儿走进国画世界

作为女儿，胡宁娜继承了父亲的事业，专攻中国画，并且是人物画领域，这是让胡今叶深感欣慰的一件事。

虽然胡宁娜从15岁开始才接受正规训练，但从小接受艺术熏陶，她心中早已埋下了绘画的种子。“小时我非常顽皮，爬树、爬墙，是个孩子王，如果犯错了爸爸就会关我禁闭，把我关在他的画室里。”胡宁娜描述，画室里所有的东西都成了她的玩具，油画架、颜料、各种战争道具等等，她在这里

接触了大量苏俄时期巡回画派的画册，看到了诸如列宾的《伏尔加河上的纤夫》《伊凡雷帝杀子》等震撼人心的作品，这对她是很深刻、很好的启蒙。

那时候胡今叶在画画的时候，胡宁娜就在旁边看，父亲见状就会丢过来一支笔，说：“你也画吧。”

“虽然爸爸很希望我画画，却从来没有明确要求过。但是他会把我的画留下。”胡宁娜说，1964年6岁的她画了一幅《解放军叔叔挑水图》的画，父亲为她的画题字，并且一直将这幅画珍藏保留，还嘱咐千万不要卖掉，现在按他要求挂家中。

在胡宁娜正式学习绘画之后，创作的严谨性、生活性也一直深受父亲的影响，“父亲常告诫我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不能够出现硬伤，这是一个基本常识，否则就是失败的作品。自我懂事以后，经常见父亲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一幅大型作品，他对创作的认真和严谨由此可见一斑。父亲对于创作的严肃态度和许多艺术理念深深地影响着我，这是一种潜移默化植根血液里的影响。”

对于胡宁娜后来取得的成就，胡今叶向来是批评多于表扬。他反复叮嘱女儿的话永远是：“要谦虚、谨慎，不要因为当了官忽略了业务，要坚持主旋律、坚持真善美、坚持传统。”在胡宁娜取得的各种荣誉中，胡今叶最为之骄傲的是一张女儿幼儿园时得的“毛主席的好孩子”奖状，非常幸福地将它挂家中客厅。

### 弥留之际听女儿在他耳边唱《十送红军》

尽管胡今叶在部队搞创作时工作忙碌，但他从来不会把工作带回家来。下班回家，他需要费心的

只有家事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子女的教育，这些教育，被孩子称为管教和管制。

胡宁娜回忆：他们家姐弟三人从小接受的是父亲军事化的管理，三个孩子床头都安装有起床铃，什么时候吃饭、什么时候起床、什么时候睡觉，都是说一不二的。电视剧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热播时，姐弟三人都觉得很有共鸣，因为他们几乎就是在“石光荣式”的军事家庭中成长起来的，而父亲就是一个像石光荣那样的爸爸。唯一的区别就是石光荣打仗，而爸爸画画！

但是另一方面，胡今叶对子女的管教又是开放性的。他在下雪天要求孩子们出去打雪仗，把小脸冻得红扑扑的再回来，对孩子们的考试成绩却从来不看重，教育他们最多的是“做人要诚实，要守时”。在这样的教育下，三个孩子都十分独立，既是墨守成规的，又是“无法无天”的。

胡今叶在世时，胡宁娜常常唱《十送红军》这首歌给他听，这也是胡今叶最喜欢的歌曲。每回胡宁娜唱起，胡今叶都会在一旁应和，父女俩一唱一和，默契十足。

在胡今叶弥留之际，胡宁娜在父亲的病床前伏在他耳边，为他再次唱起了这首歌。当时胡今叶已经昏迷，但是听到女儿的歌声，他居然奇迹般地将手举起来，鼓起了掌，表示他听得很快乐很高兴，这让胡宁娜非常感动。这是一个多么悲情而又浪漫的场景！父亲离开之后，胡宁娜一直不敢再唱这首歌。

有一天无意间哼唱起来，居然失声痛哭，释放了长久以来积压的伤痛和思念。

### 离世后，女儿坚持给他写信汇报

2013年5月3日，在与心脏病博斗了25年之后，胡今叶平静地闭上了双眼。在这25年时间里，他承受着心脏病一次又一次的打击，胜利似乎永远属于他，所以他坚定地拒绝做任何心脏支架手术。胡宁娜原本以为父亲会一直这样“激情燃烧”下去，却没想到这一次父亲真的永远离开了。

胡宁娜姐弟三人为了父亲在功德园的功勋园军人区选择了一块墓地，“这块墓地，爸爸如果活着，一定不会同意。”但是姐弟三人还是坚持这么做了，他们想让父亲有尊严地、平静地永久安居在这有竹为伴的墓地中。而且在这里，父亲生前的许多老战友和他为伴。“感觉爸爸就是在这里颐享晚年，活着的时候他不够善待自己，现在儿女们给他一个舒适的鸟语花香的好归宿。”

“父亲生前是个低调的人，我们没有为他举行告别仪式和追悼会，但是举办了讲究的规范的葬礼。”胡宁娜身为长女，了解自己的爸爸，父亲最后一身军装，以一个军人的姿态离开，骨灰盒上盖着党旗，入葬在功德园。葬礼上铺了